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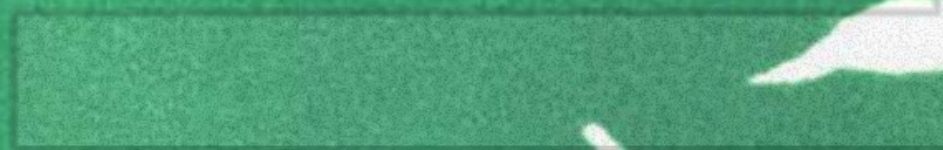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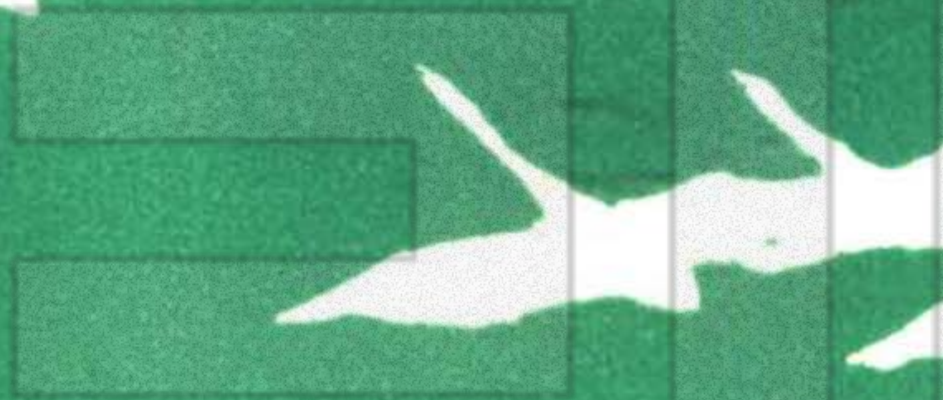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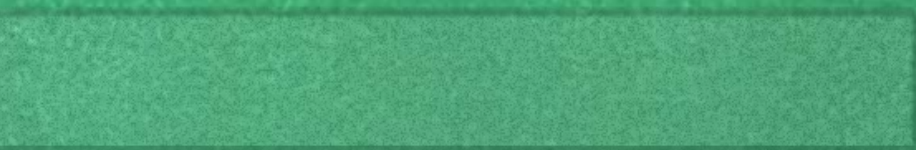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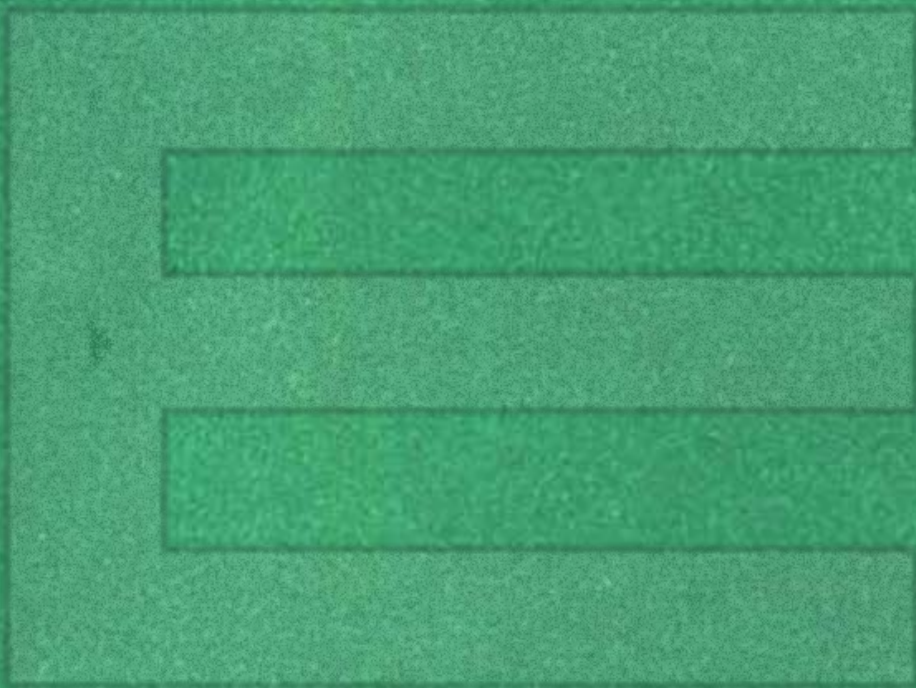
歌会没有中断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歌会没有中断
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


歌会没有中断 (报告文学集)
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石河子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6印张 2插页
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8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214

定价：0.69

前 言

秀丽的边陲新城石河子，人们又稔熟地称她“戈壁明珠”。

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最早、规模最大的重点垦区。序齿而论，她已过“而立”之期，有三十五年开垦建设的历史。她是改革图强的产物，是创造精神的成果。

今天，立志改革，锐意进取，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大趋势。我们编印这套《石河子丛书》旨在回瞻石河子的历史，描绘石河子的风貌，讴歌石河子的人物，赞美石河子的成就，展望石河子的未来，为全国向往石河子的人们进一步了解石河子，为垦区各族人民进一步挚情地热爱石河子，也为石河子的建设者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石河子，提供一套精美而翔实的读本。

这套丛书的体裁为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先期编印五集。第一集为石河子风物记，以近三

十篇优美的散文，把石河子的风土人情、物所特产，生动而饶有趣味地介绍给读者。第二至四集为石河子人物记，分集介绍石河子一代代披荆斩棘、可敬可亲的人物，并使之珠联璧合，合成一组开拓者的群像。第五集为石河子礼赞，辑录全国诗人、各界人士和石河子诗人赞美石河子的诗歌精粹。

《歌会没有中断》是《石河子丛书》的第四集。
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三月

目 录

- 歌会没有中断 李 叶 (1)
- 从大巴山到古尔班通古特 矫 健 (21)
- 扼住命运的咽喉 景 俊 文 华 (46)
- 桑榆情 晓 犁 (65)
- 从“小领域”走向世界 郭长新 (81)
- 她和她的“幸子姑娘” 兰 舒 (102)
- 绿 叶 丰 收 (115)
- 起 步 陈 杉 (149)
- 一个归侨的“祖国心” 张盛勋 (163)
- 童心和金星 罗震东 (170)
- 燃烧吧，奥林匹克之火 谈笑风 (185)
- 从南方到北方 尹 平 (198)

歌 会 没 有 中 断

李 叶

市文联杨树同志告诉我：剧作家王志得癌做了手术。我急着想去探望，他得了多么可怕的疾患。

我跟他接触不多，但相识已快二十年了，也读过他不少作品。第二天，赶到市医院，事出意外，他已出院了。我有些纳闷，难道误传了？当然，我心中始终希望杨树的这一消息是不可靠的。

打听了住址，在一排五十年代盖的砖土结构平房里，找到了他的家。我走进里间。正遇上毛泽民与盛世才的一段对话：

盛世才：你们在青年和干部的心中，深深播下了图谋不轨的火种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

毛泽民：督办如果不健忘，必定还记得。是因为你的请求，我们党才派我们来到新疆，我们在反帝会任职是你亲自推荐的，我们在反帝会的一切活动，没有一项违背反帝会的章程和宗旨，而你自己就是该会的会长。如果说……

我进去的时候，他正手抚桌角，坚强地忍痛站立着，出声琢磨这段针锋相峙的对话。他写剧本，有这样的癖：写作过程中有些场景都要演过一遍。所以他笔下的人物，各自具有一条性格化语言特征的线。他的剧本结构，都关注到舞台实践与演出效果，给导演的二度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形象、潜台词和动作容量。这是他从演员、导演行当进入编剧专业的有利条件。

坐下来，我装作不是探病来的，他也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病不病。我们从他正在推敲的案头作品谈起，进入他的戏剧创作的全部领域。

我刚点起一支烟，阿音达鲁、玛丽亚、乌斯满，李忠林、江海、周满仓、王梅、柳忻，田战、阿思拉汗、红柳、乔菁，阿依霞、苏里坦等，都相继盛装来到了斗室。我仿佛置身在王志和他的人物的会晤中，倾听着剧作家和他的人物

的故事。

阿音达鲁和玛丽亚是一对哈萨克族恋人，他们是歌剧《中断的歌会》的主角。当他们根据民族风俗在美丽的金山草原对歌定情的时候，乌斯满匪帮燃起席卷草原的烽燹，妄图建立一个王国。歌会中断了。阿音达鲁被迫卷进了罗网，玛丽亚也被匪徒设计骗进魔窟。几经周折，撕破了乌斯满假面具的阿音达鲁，和在乌斯满威胁利诱下坚贞不屈的玛丽亚，都被捆上了绞架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灾难深重的草原，解救了死亡线上这一对英雄情侣。在草原的欢庆盛会上，他们的歌会又继续了。

多么动人的故事，富有魅力的艺术，对解放事业的瑰丽颂歌，却使这位剧作家罹致几乎毁了一生的灾难，现代戏剧史上不乏这样的巧合，田汉改编《窦娥冤》后，自身也蒙不白之冤，老天没有为他的含冤离世而六月大雪。王志完成他的《中断的歌会》后，中断了他的艺术生涯。

王志一九五〇年在兰州参军后，一直在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、编导，也在西北军区艺术训练班当过教员。当阿音达鲁和玛丽亚即将粉墨登上舞台的前夕，这出还没有拉开大幕与观众见面的戏，就被批判为大毒草，成了反右斗争

右派凑百分数的牺牲品。剧名就被断章取义判成罪状，草原人民对反动、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被说成是分裂情绪和儿女私情。更可笑的是对反面人物乌斯满的戏剧手段，被视为是剧作者的心声。有人说：“作者没有反动灵魂、阴暗心理，怎么能写出乌斯满反动的语言？”因此，昭然若揭，顺藤摸瓜，王志与乌斯满是一丘之貉。今天说起这些事，年轻人听了会笑掉大牙，而当时确实是事实，是严肃的政治斗争，而且绝大多数人被动员来参加唾沫四溅以笔作刀的大批判的行列。

阿音达鲁、玛丽亚的歌会真的中断了。这些人物至今仍是十月怀胎而没有出世的胎儿。在我身边，阿音达鲁、玛丽亚还在嗟叹他们蹇滞的命运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一九五七年八月长影厂曾决定将他们列入摄制计划。王志爱怜又歉仄地看了看他的人物，回过头遗憾地对我说：“剧本，现在找不到了，连同当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已经付梓的我的《骤雨之夜》，都已付诸东流。”

我们并不想去追溯反右后王志的遭遇，他被谪居河西山沟里三年劳役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。我们没有必要停留在已成过去的历史错误上，它既不可挽回，也无须我们论说。我们没有那么多

时间。

李忠林、江海他们几个，不用王志介绍，我认识他们的原型，也在舞台上见过他们。他们的遭遇也不如意，他们的歌会也中断过。不过，今天的他们可以说已经发迹，都将整装上北京。一本改编后新印的四幕话剧本《军垦战士》交到我手里，它还散发着油墨的芳香。

王志于一九六三年五月来到石河子，在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文工团当编导。来到石河子后，他长期住到准噶尔南缘石河子总场四分场三连体验生活，和劳动模范、植保能手、机务标兵、广大军垦战士交朋友，互知暖寒，休戚与共。王志以一个剧作家的敏锐和对军垦战士的执着深情，孕育出了诸多性格丰满的人物。次年，就和任友志、朱定合作，由王志执笔，写出了《军垦战士》。王震同志看了这个戏，曾建议将它搬上银幕。我在石河子也看过这个戏的演出。所以今天见到李忠林、王梅、颜锦春等人，已是老相识了。

我记得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的王志。自治区剧协在石河子举行一次了解剧作动态的座谈，就在朱定家里，在座的还有张翥等几位。那时王志还刚四十出头，给我的印象：思想敏锐，

视野开阔，乐观持重，热情谦逊。这种印象一直保持到他已满头白发的今天。

当《军垦战士》正将迈向全国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从文艺戏剧界开始的这场浩劫，《军垦战士》当然无法幸免。它被批判为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歌功颂德，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。王志的歌会再次中断。他再次被贬，开除干部队伍，降为二级农工，下场劳动。连带他在兰州的爱人，也被关了四个月，抄了两次家。

谈到这里，王志给我讲了个有趣的小插曲：

“劳动四年，打过土坯烧过砖，养过肥猪又喂鸡。喂鸡我创造了三率第一。哪三率？孵化率、成活率、出蛋率。一时间名声四扬，低下自邓坝热闹起来，采访的，取经的，还有总结政治统帅养鸡经验的，络绎不绝。”看来，这位剧作家不论到何种岗位，都少不了为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感。

现在，《军垦战士》经中央农垦部同意，将参加今年冬季农垦系统的会演。王志上周才把它改出来。修改本保持和加强了原作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。从《中断的歌会》起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剧作家结构情节的技巧，组织冲突的才能，而这些，都是从人物性格的碰撞开始的。他紧紧抓住高尔基关于戏剧艺术本质的一句话：

“剧本是从性格开始的。”江海和周满仓，是在家乡解放时才摆脱苦难的生活，一起参军，一起徒步进疆，一起用坎土曼在准噶尔开垦粮棉农场的老战友，周满仓在十年浩劫中曾冒生命危险，把被打得半死塞进麻袋扔在沙窝的江海救了回来，因此受到牵连。可是现在周满仓变得目光短浅，多考虑个人家庭生活，计较地位权力，只想吃大锅饭混日子，真象江海说他的，“你只满足于这几十平方米以内的生活，而不顾八百亩棉田一旦毁灭。”在因周满仓失职而造成棉田红蜘蛛繁殖成灾的典型情节中，典型性格得到了发展，推动了戏剧行动的急遽向前。友谊在两人中间展开了看法各异的角逐，江海坚持原则对周满仓展开了批评，导致冲突的激化，（迭宕）再激化，（再迭宕）直至高潮。最后，江海在抢救棉田中，因高效农药中毒而使过去致疾的双目失明；周满仓在严重事故面前，经老战友、老首长和同志们影响教育而觉醒。剧作家至此完成了两个发展中独特性格的塑造，完成了剧本的情节结构，完成了时代赋予剧作家的职责和任务。

一九七三年，王志就恢复工作回到市文工团。不过当时的“解放”是不彻底的，至少政治上还没有恢复正常人的尊严。写东西要以集体创

作署名；写出东西总要被横挑鼻子竖挑眼找毛病；即使一个常用的词汇，也要在贬褒感情色彩上大做文章，探究思想根源；做了好事该表扬了，却反而遭人在背后揭你的政治老底……个中滋味，恐怕只有当过摘帽右派或者文艺黑帮的人才能体会。

王志在这个时期也写过一个六幕话剧《紫山朝阳》。但在当时今天配合这个、明天反映那个的狭隘要求下，数易其稿，总是疲于奔命，赶不上趟，最后不得不自动枪毙。其中的人物，王志至今还是眷恋的，所以他们今天也来到了斗室。剧本写上海姑娘柳忻，来到遥远的边疆山林后，在阳光雨露润育下，奋发图强，经历了十四个寒暑，跨越了千万座险山，培养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紫山良种羊。《紫》剧的失败，就在于围着政治运动、中心任务转。政治上风云多变，剧本的时代背景也跟着朝三暮四地贴不同标签。迎合，不是艺术的品格。当艺术要用迎合的激素促成自己生长的时候，它必然是短命的。当艺术是从需要出发，被迫向政治公式就范的时候，它的特征与魅力就消失了。多好的姑娘，柳忻，夭折了。我看着她深为惋惜。不过她已经为我们引证了一个艺术规律，她还是劳而有功的。

正谈着，我抬头看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半身照片：穿着军服，佩戴领章，正是满头白发的王志。我揣度着：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？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不是早就离开部队了？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照片显然是近年照的。是剧照吗？不会……

王志从我的视线中看出我的困惑，笑了笑，请正将介绍给我的田战父子暂停片刻，给我先讲起他的舒心事来：

“我去兰州部队办理改正平反，是一九七九年春天的事。原单位某领导希望我留下工作。虽然我爱人和子女都在兰州，大家还是同意我回新疆工作。我的生活基地在新疆，我对新疆有感情，何况，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深情地看了看他的人物，风趣地说下去：“他们都在新疆等着我，有的还没有成形，我舍不得离开他们。这张照片是为办转业手续照的。”

这位几经磨难，劫后余生的剧作家，挣脱了极左的紧箍咒后，真可说否极泰来，归真反璞。一九八〇年二月被任命为石河子市文工团团长，五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在三中全会后，他的戏剧创作更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全盛时期。当然，艺术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不会一帆风顺。

除了艺术上的探求，还存在着不少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习惯因素的阻挠。就象田战父子俩的重逢，几乎无法实现，他们的歌会中断了又中断，直到汪锋书记、黄镇部长看了演出，支持赞好，才得以公演，让他们高歌欢唱：

朝霞驱散了乌云

云雀唤来了黎明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王志沐浴在第二次解放的和煦春光中。他没有余悸，更没有停滞。折磨并没有使这位剧作家失去掌握戏剧这一武器的信心与癖好。他很快就写出了反映十月胜利的五幕话剧《短夜》。

但第一个闯新路比跟着别人脚印走要来得困难，所以《短夜》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正式公演。排这出戏的时候，才一九七七年二月，同类题材的剧本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、《十月的风云》等都还没有问世。有关领导当时可能心有余悸，可能对百花齐放还看不准，所以一再迟迟不肯点头。这样一拖，就拖到一九七八年五月，黄镇同志看了演出不但支持公演，而且叫王志把它改成电影。可惜，为时晚矣，全国各地同类题材的戏已纷纷上演，这个诞生在前，问世在后的戏，反而变成赶浪潮、步后尘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工雕

琢了。

今天我退到一九七七年初的特定情况来看《短夜》，就觉得作者敏锐地捕捉了交替时期中的典型事件。曙光畜牧场党委书记田战，在病危中带领广大群众，跟得到上级帮派势力支持的潜伏敌人，进行了错综复杂、生与死的搏斗，终于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，探明真相，正义战胜了邪恶，田战也找到了他生在监狱里失去了母亲的儿子红柳。这个胜利是可信的，巩固的，因为这正是传来粉碎“四人帮”胜利消息的那个夜晚。

在跟《短夜》人物促膝倾谈中，我不禁爱上了一个次要人物——乔菁。她是畜牧场场长乔步云的女儿，育种技术员。当她得知她父亲就是早年向反动牧主告密陷害红柳的母亲，并且一直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，现在又依靠帮派势力，企图陷害田战的时候，她的自我心理交锋达到了顶峰，红柳是她的心上人，田战是她尊敬的领导，而她父亲正用父女之情在拉拢她，威胁她，引诱她，哀求她。剧作家巧妙地安排乔菁与红柳深夜在地下室里相会。这里鬼影憧憧，危机四伏。乔菁想讲明真相，又碍于种种顾虑，几次欲言又止，一浪推一浪，一个回合紧接一个回合，直到她喝了她父亲送来的毒酒，弥留之际，才最后决